茅龙笔 啸岭南

徐 剑

那天在白沙书院，他有点跃跃欲试。一支茅龙笔在手，好长的笔锋，可挥茅毫而就，写出中国书法的飞白。他握笔手中，凝视良久，与中华笔祖秦朝大将军蒙恬制笔方式截然不同，笔尖非狼毫，笔管非斑竹。从笔尖至笔杆，系一束野茅制成，令他想起母亲手中的洗锅刷，父亲过年时刷墙的草刷子，也像刺客手中的匕首。治大国如母亲烹小鲜，书长卷像父亲刷大白。侠客出手，何必在意手中是名剑还是木剑？一支草笔，亦可。此笔唤茅龙笔，关山月先生题签。茅龙起草莽，一颗木心写江山，身段柔软，远胜大白云羊毫；亦有风骨硬度，如剑如戟，可堪干城重器。我有龙茅堪截云。直面桌上铺开的六尺宣纸，可写治国策，可绘万里图，还可著风月吟。有意泼墨一试，笔卷东风，滚石落谷。徘徊、犹豫再三，他还是忍住了。

已有人横刀立马，跃身而起，屏息静气，睥睨书案，挥笔，蘸墨，悬腕，屠戮之刃一挥，在宣纸上笔走龙蛇，凤翥九天。他伫立一旁，临池观书，发现茅龙笔并非人人可驭。他掩口一笑，心下了然，转身去看两位女士锤打青茅，酥手做笔。那工艺，雪藏陈白沙家族的陈年密码。

一

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新会白沙故里了。

那一年，一如今日的天气，岭南晚秋天晴好，残存几分燠热，秋山皆绿。他从佛山康南海的故里来，一路向海，其实他最想去的是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谁说，还有陈白沙，康梁衮衮诸公呢。到了新会城，先观小鸟天堂，再拜梁启超故里。康梁，百年士子都无法绕过的一道门坎。别康有为，再别梁启超，入新会城郭，前方就是蛰伏闹市的陈白沙故里，石牌坊为大明宪宗皇帝所赐。由晚明到晚清，一条文心之路，清清楚楚，指向当代。陈白沙——康有为——梁启超，三位举子共一片岭南河山，难道是历史的宿命？他默默叩问，谁才是一代文化巨擘，映照岭南，燃亮半个南中国，非康南海，非梁任公，而是一代巨儒陈白沙。

他始终未喷发写白沙先生的感觉与冲动。大宋王朝以降，司马光、程颐、程颢和周敦颐、朱熹、陈白沙、王阳明，个个皆为当道大儒，其说，教帝王、能臣明治国正道；其言，授士子、秀才修道德文章。文风正统了些，说教意味甚浓矣。单就为文而言，他还是喜欢太史公、李杜、东坡和张岱，环顾千年，他们是他心中的文神，笔端透着真性情，笔下流动的是血、是情、是冷热诡谲的人情与人性。

前度徐郎今又来，依然是新会城。静默无言的石牌坊，巍峨遮天。他仰首眺望，太阳从牌坊上斜射下来，金针般地刺痛双眼。贞洁牌坊，烙烤女人的十字架，天皇皇，地苍苍，他掏出墨镜戴上，换一个视角观天下。

二

昔日，陈白沙未及进士第、状元第，没有像张居正一样，当上首辅大臣。他只是一个遗腹子。二八女子新婚燕尔，还没缠绵够，丈夫一夜之间便撒手人寰。泪绝之后，赫然发现有孕在身。从此，孤灯长夜，拥子而眠，守着这个叫陈白沙的少年长大。陈白沙则是爷爷教念书，母亲教种田，半是农者半为儒。若不搏一个功名归，何以对得起家乡父老，何以对得起年轻守寡的慈母？

第一场江南贡试，正德十二年，陈白沙中了举人，19岁，旗开得胜。翌年，赴北京参加会试，中副榜进士。其实是一个备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士，确是一个落榜举人，与后来的康梁无异，但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可入国子监读书，备考。北京苦读4年，拜了不少恩师，再度参加会试，仍旧落榜。悻悻然，回岭南。

回到新会城边的村落，陈白沙沮丧极了。母亲说没有关系，立德立功立言不在早晚，嘱他继续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彼时陈白沙26岁，他过梅关，迤逦抚州，拜江西一代名宿吴与弼为师，学的是朱熹、二程的理学。赣地归来，陈白沙在旧居筑春阳台，号称“静心”“傍禅”，十年之间，足不出草庐。欲将儒道释觉悟成山寒水瘦、清泉流石。一个举子心驰于道家，庄周梦蝶，翱翔自由天地，那是一种对入世的绝望；还有向释家慈航的致敬，心心念念苍生，更是功名的死路一条。果然，十年砍柴功，屠龙术远了，心术魔道高了。成化二年，再度前往京师考试，这一年，陈白沙38岁。国子监祭酒邢让要试一试他十载结庐之学，请他和宋代大儒杨龟山之诗《此目不可得》。七步之内，一诗吟成，名动京师。邢让惊呼：“龟山不如也！”众生称道：“真儒复出！”可这有什么用呢，科举考的是八股文章。陈白沙仍旧名落孙山，只好在京师谋个吏部“文选清吏司历事”，留滞京师三载，只盼一朝金榜题名。到了成化五年，陈白沙最后一次参加春闱，依旧落第。从此南归新会，不复科举。以教书谋生，一颗入世之心千疮百孔。科举，考不上，或做师爷，或做幕僚，或做教书匠，或画画养家糊口，或写笔记小说聊狐斋仙。陈白沙如此，徐渭、傅山亦如此，吴门四家亦如此。

科举失败，于陈白沙而言，他的心灵没有被摧毁，只是内疚，深觉愧对母亲的养育之恩。南归后，他将目光投向广袤的旷野。秋风掠过，芄野莽苍，陈白沙坐在圭峰玉台寺前边的大石上看书，忽见石头上一片白茅长得葱茏可爱，便伸手想折一株，却花了很大气力才折断。细看断口，一束柔软而富有弹性的白毛，堪比白云羊毫，竟与写字的毛笔相差无几。陈白沙大喜，采一把白茅回家，第二天拿出来用木锤轻轻砸烂，又放在蚬灰水里浸泡几个时辰，去囊后晒干，扎成一束做成笔。饱蘸墨，一挥而就。字迹铮铮铁骨，飞白生动，颇具阳刚之气。白沙先生高兴极了，遂命名“茅龙笔”。彼时，新会的天空下，他看着山间的野茅茁壮，取之不绝，用之不尽，仿佛看到了这茅草的未来。

三

正午的阳光好烈。时针已旋至上午十点半。虽然已入晚秋，可江门的天气仍旧燠热，他穿了一件长袖衬衣，仍觉热气难挡。戴上墨镜，抬头看，石牌坊依旧，周遭搭起了脚手架，陈白沙故居正在修葺。站定，拍一张照片，一步步走向牌坊，一步步靠近历史。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入仕是唯一通道，然而，陈白沙是科举失败者，面对母亲的牌坊，他留下了什么？

桃李天下，著作等身？还是这支茅龙笔？此时，他伫立于两个女工台前，看“四手联弹”，将野茅修剪齐整，根部露出，青青茅尖依旧，抡锤敲打。敲绒了，即成茅龙笔笔尖，用红线捆扎三节，束草成龙，笔便做成了。

他一边观看，一边叫好，茅龙笔吟岭南，何止一个陈白沙，还有康南海，梁任公。同为举人出身，书法皆有造诣。好的书法，应该承上古之气。古拙，一如钟繇；神逸，一如二王；法度，一如唐楷；倾情，一如苏黄米蔡。书法最重雅正美、殿堂气，古来大书家，无一不位列朝堂之上，俯瞰华夏，穿云带雨，御风得道，秉承了经国华章的余韵。

太阳西斜，他伫立展板、石碑前，一一细观陈白沙书法。毕竟是大明王朝举子，虽然只中得一个副榜进士，也算是有功名之人。陈白沙前学南帖，后追北碑，一点一划中，铁骨铮铮，气吞山河，枯笔飞白中，神韵俊朗，尽显正大气象。幸哉陈白沙，结庐十载，静心，傍禅，书风成仙得道了。

夕照将明灭，天色已晚。陈白沙书院里，他第一次试用了茅龙笔，仍有几分上古气象，却着实不能完全把控此笔，章法有点乱，力疲，驾驭不住一匹野马横空。倚窗远眺岭南海天，桃花源里人家，秋风四起。他仿佛看见陈白沙踽踽独行，将大地作书案，挥茅龙笔，尽现山野之气。于是，他决意买下一盒茅龙笔，静待得心应手的某天到来。

（徐剑，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代表作有《大国长剑》《原子弹日记》《大国重器》《导弹旅长》《麦克马洪线》《东方哈达》《坛城》《经幡》等。）

上图：岭南建筑风貌

下图：陈白沙纪念馆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行天下

练好内功 积极防疫

海南旅游歇业不歇劲

本报记者 闫 旭 朱荣鹏

受疫情影响，海南省旅游场所已暂停营业。虽然旅游业务暂停，但海南多家旅游企业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准备工作，希望用“升级版”旅游产品迎接“春暖花开”时游客的到来。

正在创建国家5A级景区的天涯海角游览区，年前开建了多个升级改造工程，升级改造项目包括新游客中心，景区出口区改造、商业街改造、园林景观改造、游步道改造等。“相关建设单位开工时间由疫情的实际情况和相关规定以及工人返岗时间决定。但由我们自己负责的景区内小型景观改造已经着手进行，重新营业时游客将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天涯海角。”景区董事长郑聪辉表示，天涯海角还积极配合三亚旅文集团积极筹备亚沙会开幕式和亚沙公园建设，确保一刻不耽误。

天涯海角景区还利用闭园时间组织员工苦练内功，围绕创建5A级景区及各服务岗位技能要求，开展在线培训学习。在天涯海角景区制定的在线学习方案中，2月10日至2月19日均安排了详细的课程目录，从智慧景区建设到景区文旅营销再到研学旅行路径探索，可谓丰富多彩。

备受年轻游客喜爱的三亚西岛目前取消了所有活动：景区停业、渔村闭门，民宿歇业。“一切以疫情防控为重，待工人们隔离观察结束后，渔村改造项目立即开工。”西岛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黎庆学说。届时，西岛基础设施将进一步完善，增加渔村特色景观、丰富文创产品，提升游客体验感。

对于琼海市潭门镇“无所归止”民宿的老板符名林来说，这个春节的确让人难忘。“原本春节期间12间房全部订满，现在全部无条件退款了。”符名林说，虽然疫情还未结束，民宿仍处于歇业之中，但他没有闲着。趁着这段时间他总结游客需求，规划民宿发展方向，让自身得以提升和沉淀。“我一直在谋划民宿和休闲渔业相结合，吸取别人的教训和经验，希望用崭新的旅游产品把潭门的美、潭门的故事带给更多游客。”符名林说。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漫步巢湖边

李丹崖

亿万年来，地形地貌的变化好似音乐播放器的音柱，时而上升至顶端，时而跌落至全无。比如安徽的巢湖，原来是陡峭的山峦，数万年前的某一天，大地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就变成了一片波光浩渺的湖。

站在巢湖边，目之所及望不到头。驾着快艇在湖面上穿梭，也只能是浮光掠影。后来，我决定在巢湖边住上三五天，让自己浸润在巢湖的气息里。

我在临湖的一家民宿住下来。夜晚的巢湖，空气湿润，湖边的灯照亮了归来的渔船。民宿老板也是个渔家，我请他带我第二天一早出湖打鱼。渔家是个黑脸膛的中年汉子，长得有些像演员张涵予。他说，我还是去带你解几篓虾吧，回来让我老婆给你做虾糊。我瞬间期待无比，那天晚上，我几乎是枕着巢湖的波涛和香浓的虾糊入眠的。

醒来，晨光熹微，老板已经来敲门。收拾妥当，我便坐着他的渔船来到巢湖中央，提起一篓又一篓虾，只听得密密匝匝的虾在篓内“啪啪”地跳着。

湖风很大，我们很快就返航了。中午，我果然吃到了老板娘做的虾糊。用猪油炒制一些米糊，放入佐料，煮沸勾芡后，再把巢湖白虾放入，煮沸滚三滚，虾香糊香扑面，端上桌，吃上一勺，似乎把整片巢湖的鲜都裹挟在唇齿之间。除了虾糊，那天中午，我还吃了一桌子湖鲜，以至于午饭后到了湖边的长临河古街上，嘴角还有巢湖的鲜香。

长临河古街，是濒临巢湖而建的一座古镇。镇中引巢湖水成河，河两岸建街。民国建筑风格的街道古色古香，有旗袍店、老邮局，还有贴着《天涯歌女》招贴画的商铺。街面上的石牌坊，竟然有湿漉漉的气息，好似出了汗。有老者拄杖站立，看着来人，眼角溢出笑，那笑纹，也好似巢湖的波纹。漫步长临河古街，之后随意找一家茶馆发呆，点一壶叫不上名的茶，品咂一口，脑海里浮现的是芦苇荡中，踩着苇叶子弹一样飞出的小雀。

傍晚时分回到巢湖，夕阳恰到好处地落在湖水中，映成一片橘红。这样一片湖，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秦末政治家范增、意气风发的周瑜……这些，都被巢湖记载，也在巢湖的喧嚣浪花中消逝。至今，巢湖岸边的人还在口口相传他们的故事，一代又一代，衍生出不同版本的英雄传说。如此往复千年，唯一不变的是巢湖还在。

下图：安徽巢湖生态湿地鸟翩跹 **马丰成**摄（**人民视觉**）

梦幻之江

董雪娇

很多人听过“之江”这个名字，但并未知道它的由来。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折江”“之江”，一般上游称为新安江，中为富春江，下游便是钱塘江。之江那一路幽幽静静流淌的江水，一曲一种气象，一弯一种景色，赋予了沿江地域唐风宋韵的恢弘气象。

此时，这里聚集了一群为了捕捉美景而忘记时间的人。为了占据最佳拍照位置，我们的出发时间从清晨五点半提前到四点半，可每次都只能“望人兴叹”——总有比我们来的更早的摄影爱好者。大家纷纷支好三脚架，然后静静地凝望天边朝阳带来的光影变幻。

随着光线一点点变亮，一大片碧绿的茶园慢慢撩开面纱，风姿绰约的美展现在我们面前。远处是新安江腾起的层层云雾，如秀发云鬓烘云托月，近处是层层叠叠沟畦分明的茶树，如采茶少女般婀娜多姿。

天边日渐璀璨的红霞，山谷浮起流动的白雾，眼前绿润的茶园，构成一幅天然画卷。此时，候在山顶茶园边的摄影爱好者们一阵忙活，生怕错过了每一个瞬间。

之江最迷人的不是茶园，是江雾。所有的缥缈灵动、仙逸出尘，都来源于早晚两次江面上升起的霭霭雾气。当地有个诗意的名字——建德市下涯镇之江村烟渚路，“烟渚”二字取自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据说此地就是当年孟浩然写诗的原址。之江当真是“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把小小的山村庇护得如同仙境。

你看，那雾不是凝滞不动的，而是随风流动，时薄时厚，时浓时淡。浓时能把整个村庄楼阁、远山近田全都收护在羽翼下，只在云雾的顶端隐隐绰绰地露着些山尖、屋檐，这时候的世界无比宁谧，无比干净，雾像缭绕的仙气，把这里变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这时候如果你有一台无人机，就可以俯瞰整个仙境了，随便一拍就是一幅天然的水墨图画，浓雾还会善解人意地为你在画面上留白，等待你诗兴大发，在空白处挥洒两笔诗意。

也有让你难以尽兴的时候。远远的，听人喊“起雾啦！”你赶紧操起相机奔到江边，却发现江雾只有薄薄的一层，如一件若隐若现的纱衣，轻轻遮在江面上。浓雾固然美好，淡雾也自有其妙处。你看，一只小舟等在岸边，雾淡之时，是拍摄江中泛舟的最佳场景。

我们同行的几位女士虽已不再年轻，爱美之心却不亚于年轻人。当我们穿好自备的汉服，拿着灯笼、长笛、油纸伞、团扇等道具走向江边的时候，我的心里仍忐忑不安：如此“招摇过市”当真是头一回啊！然而迎接我们的却是一片欣喜之声：“哇，谁家还请了模特！”虽然忝列模特有些汗颜，但我们也渐渐坦然起来。

站在船头，时而团扇时而长笛，时而撑起油纸伞，脑中极尽所能回忆电影里的场景。大家也是毫不客气，只听一片快门声响起，还不停有摄影师对着你指挥：“来来，往这边看看！”“不要看镜头，往远处看才自然！”“把那个伞撑高一点！”……一时之间，我想起了卞之琳的《断章》。原来，我不仅是之江美的欣赏者、旁观者，我还可以成为装饰了别人画卷的参与者、创造者。

当然，之江带来的梦幻之美还有很多，比如初到那天惊艳了我的晚霞。我从没见过红艳得如此透彻的晚霞，晕染了天空、江面，笼罩了山峦、游人，我呆坐在江边，直到最后一丝璀璨的红从天边隐去，直到黑沉沉的暮霭降临……

三天的停留像一首唐诗中的绝句、宋词里的小令，短的让人意犹未尽。好在所有的留白都是为重来这里埋下的伏笔，要知道缺憾也是一种美，如断臂的维纳斯，如没有结局的故事，余音绕梁，引人遐想。

上图：之江大桥 **来自网络**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